

CENTENNIAL LITERARY
ANTHOLOGY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福建師範大學

孙绍振 主编

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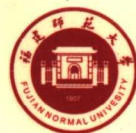
文学大系

中

1907-2007



海峡文艺出版社



福建師範大學

孙绍振 主编

百年
文学大系
中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建师范大学百年文学大系/孙绍振主编. —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80719-205-3

I. 福… II. 孙…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
—福建省—当代 IV. I218.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2388 号

福建师范大学百年文学大系

主编:孙绍振

责任编辑:林 滨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州兴教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350003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1200 千字

印张:71.25

版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205-3/I·158

定价:148.00 元(全三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0591—87711081

目 录

小 说

老泪·····	稚 庵 (3)
桃花和美人的颊·····	丝 连 (7)
浮萍·····	云 非 (10)
封面美女画·····	云 非 (15)
生命之痕·····	潮 洋 (22)
残梦·····	一 絮 (28)
到潭村去吧·····	樟 馨 (30)
恋与爱·····	山由云 (38)
复活的心·····	顾 影 (43)
肉饺子·····	李振汉 (48)
夜话·····	小 山 (56)
牛马? 人类? ·····	郑镜心 (59)
前哨·····	郑镜心 (61)
如是我闻之怀安菜匪·····	刘 强 (63)
脱离·····	李小山 (68)
深夜·····	霞 鹭 (77)
半阙·····	寄 影 (84)
情人·····	罗 骚 (86)
蜂巢·····	李小山 (91)
路·····	鹰 子 (95)

茶季开始的时候.....	李小山 (98)
匪	鹰 子 (108)
菊花	杨鸣铎 (112)
两个女人	郭逸尘 (119)
小阿斌的命运	渚芷女士 (125)
不规则的石子路	林茂生 (130)
双镯	陆昭环 (142)
啦.....	余岱宗 (165)
寂寞的桉树叶	齐学东 (170)
浮生	刘伟群 (181)
你无信可寄	修仰峰 (187)
起个调子	修 彬 (192)
逃亡	谢有顺 (206)
恍惚	萨支山 (214)
土楼梦游	何葆国 (232)
魔岛	郭 阳 (246)
又过了今年夏天	叶友琛 (254)
寄来的磁带	汤伏祥 (263)
世纪神话	余 绚 (265)
广陵止息	黄文娟 (269)
高四 (节选)	潇 潇 (273)
刀	小 斯 (284)
黑白电影	滕翠钦 (289)
战线的夜晚	梁 然 (294)
小猫种鱼	邱美煊 (306)
赛狗	季 仲 (317)
上邪	陈希我 (325)
寻	吴水保 (366)
“我投了你一票”	施晓宇 (370)

百年
文学大系

小说

19072007

老 泪

○稚 庵

一个清晨，蓉妹独自坐在廊前阶上，白皙而红润底嫩脚交叉在晨光里，一对刺芙蓉花底拖鞋偎伏在她的脚下。她左手按一张洋纸在膝盖书本上，右手挥动铅笔似在绘什么，时侧首流露艺术家的凝思，而动笔的姿势却有点笨拙。淘气的碧奇赤脚蹑到她的身后，想唬她一跳，见她在绘图，且立住偷觑。蓉妹正想把小狗的尾巴添上，好完成她的创作，背后咕咕的笑声唬她一跳，回首一望，碧哥张着一副笑脸。

“你又来了。”她双手连忙把画纸掩住，弯下腰肢，两颊浮起秘密给泄露底含羞底微笑。

“能干，你近来越发能干了！真不愧我们家里的女画家！好！快把来让我赏鉴。”说时伸手要拿。

他用全身的重量压下去，差不多要喊出来。强暴底碧哥竟运起伏路打关的身手，画纸从她掌下硬夺出，一溜烟跑上楼去。她怒喊一声，没命赶上。

“妈，快来赏鉴女艺术家的作品，蓉妹真能干，会绘狗呢！”碧奇跑到母亲跟前，一面连喘带息的说，一面把画纸给母亲。

蓉妹追上楼时，已经喘不过气来，她投入母亲怀里，两足在楼板上狂蹬。

“这那里是狗，这简直像一只笨牛。”妈笑着说。

她羞得已把两手围住母亲的脖颈，头埋在他的怀里，好像一只害羞底穿山甲。

母亲慈爱底手抚摩纤发。“哥不要捉弄妹，妹还稚呢。”妈一面说，一

面替蓉妹整理皱领。

碧哥含笑走过来在蓉妹的嫩颈一吻，她把手狠命的在颈上狂擦，碧哥乘其不备又在她手背上一吻，蓉妹翻转身来愤着地瞪他一眼，手背在母亲衣上不断的擦。

房内有拖屐着地的响声，喜菊走出来唤道，“保妈！舀脸水来，三老爷已起来了。”

碧哥和蓉妹同时把舌头一伸。

是在一回晚膳时，妈对爸说：“今日钱老伯庆生辰，礼早上已着保妈送过去，今晚钱府赵妈来催赴席，已两遭了，你用一瓯稀粥去赴宴，免人久待！你若不愿意吃筵宴，就吃饱饭去应个景儿。”

“三天两遭儿庆生辰，闹个不休，谁耐烦！今日我老夫跋涉一趟，该让我休息了。让蓉妹去，好么？”

蓉妹尖着嘴不言语，碧哥向母亲闪一眼，目蓉妹的尖嘴微笑。

“蓉妹腼腆，不惯见人，让碧哥去罢。”妈用解围的语调说。

“蓉妹年纪已不少了，该见见世面，休娇惯了她。”爸说完，就上楼去。

蓉妹还尖着嘴摇头儿，表示不愿意。

“又好口福，又见见世面，好难得的机缘！”碧哥说时，已溜下席来，装起兔脸向蓉妹微笑，蓉妹要下来和碧哥厮闹，给母亲拦住。

爸在楼上大声打发喜菊替蓉妹更衣，着保妈送去。

“爸要动气了！”妈用慈和而略带着急的口调说。

蓉妹满肚子委曲，两眼水汪汪，上楼更好衣，跟保妈去。

翌日蓉妹大清早起来，见碧哥伏案把笔，不知在些什么，忙蹑足到他身后偷觑，只见他在编小说章回：

第一回 三老爷雷鸣庭院二小姐雨带梨花

第二回 庆生辰钱府设宴含珠泪蓉妹赴筵

她一手抢来，撕个粉碎。倒把碧哥唬了一跳，见是蓉妹，才放宽了怀。

“什么一到手就胡撕，快偿我的。”

“你写什么？告诉爸爸去！”声音带点愠意。

“你别恼，我说一篇古事给你听。”

“不，我不喜欢听古事。使得，你说一篇好的，不然，我不依。别胡诌，你这……”

“就是一篇含泪赴筵席的古事好么？”

她的脸紫涨起来，几乎没哭出声来。

碧哥微笑握她的双手，她摔开跑入房内去。

爸从上海带回两辆自动车，一个给碧哥，一个给蓉妹。

碧哥兴高意得地跨在车上，风向耳边掠过，地向脚下滚开。

“碧哥，来！扶我上车！”

“不用扶，你一脚踏在阶上，一脚踏上车去，不要怕，大着胆踏去。”

蓉妹照法跨上去，又跌下来，一连几次，弄得满脸热汗，他急得几乎没把车摔下去。碧哥远远望见忙踏过来。

“我的车真听使，地球都给碾转动了，你的车偏这样没用！休摔坏了她，待我来。”说时已到她身边跳下，

蓉妹气他不给她扶上车，尖着嘴不言语。

“来！我扶你上车。”

他还是长着脸不动。

碧哥右手伸出两指，遥遥在车上横画直点，向空中啐一口，念念有词，“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赦！”向蓉妹笑。“来！这回包你踏得动！”

蓉妹噗嗤一声：“你惯会装神弄鬼，亏得爸爸捶你。”说时已跨上车去。

“不是神鬼劝驾，你气还得过？今天还踏得车成？”他一面说，一面把车送开。

窗外映入暮霭摧残而黯晦的余晖，室内的景色蕴着寓有哲理的诗意，坐在暮色弥漫底房中藤椅上的衰迈祖母，与秋深老树同其憔悴，而在祖母臂上打鼾要满两周年的孙女正如初春淡日之下的嫩蕊，幽秀而雅静。壁上经蛀蚀过的木相框镶着年近大学生时代的少年的影片，焦黄底边际，褪色底影像，可知是久历岁月的。

“这是你们的舅祖——我的碧哥——的遗照。”这祖母常指壁上影像对他小孙子，小孙女这样说，这时幼时的情景如梦般一幕一幕在她的脑海回

旋。

以上就是她不时的回忆，甜美的，璀璨的回忆，同时两道长眉向左右展开，额上皱纹也大形消减。

今天这老祖母凝注碧哥的遗照，额上枯焦底肌肉凑聚作一堆，结成密密的皱痕，眼前不再是一幕一幕灿烂底电影，回忆着了魔似的揪住一个疑问，难解答的疑问。这也许是为她的孙子松生早上一封信所招惹的。

松生在沪上大学读书，暇时常写信给祖母，他不厌其烦地把学校生活以及琐屑通述给祖母听，这些都是她老人家所乐闻的。今早祖母得松生一封信，信内除家常闲话外，且述及一个同学的自杀。这同学是一个静穆寡言的少年，他的身世无人知道，但他酷好考究玄虚的学问；他说“人生究是怎么一回事？无解答。无解答就是解答么”；他说“人生好象滚水锅里的水，给炉里热力迫着在锅底结成一个一个小气泡，又受热力的压迫，劳苦着向上奋斗，向上滚旋，滚到水面时，叹一声气就消失了”；他说“幼年是在自然里，纯真的，诗调的；老年是在梦里，回味的，哲意的；青春的人是活在欲里，虚夸的，狂妄的”。拉拉杂杂述了许多。

这封信无端勾起祖母复杂的回忆，复杂的回忆，不快的情绪，她想起碧哥未进大学以前的活泼天真；他想起他已入大学后的沉郁幽默。妈喜爱他那时成人的气派；而他那时的确神经过敏，耽于深思，她想到他的死，而他的死因至今尚莫能明，她疑惑深思坑陷了他，她在探索他的死因。

枯壑里泪泉洒遍皱痕纵横的两颊。

她常想象他的生，不愿追想他的死，死同浓雾一样模糊抹在她记忆的一角，终于给松生的一封信勾来住意识的中心。

小身躯颤动一下，一对嫩脚向下伸。“祖母！”这小孙女醒转来了。

她从雾般的回忆里醒转过来。

“乖的！”慈祥地拍他的背，枯槁的紫唇接在孙女的嫩颈，这一煞那碧哥璀璨底生又在她的回忆里活着。

——原载《协大新潮》第3期，1928年5月

桃花和美人的颊

○丝 连

在这春光明媚的时节，客居无聊，憔悴万分，新愁旧恨，禁不住勾上心头了。

春光的确是可爱的：我在七八年前的时候，每每遇着三春时节，无论怎样地连绵春雨，落个不休，我总必到郊外去走一走，看看那红艳的桃花，耐不起暴雨的摧残，一瓣瓣落向黄泥滑泽中去。这种情景，每每使我心痛，常常想要学黛玉的故伎，把这些洁净而绯红可爱的瓣儿埋葬起来，堆成一抔黄土，供同情人的凭吊，免致这清绯丽质，受无情的践踏，与黄泥积水同终。这确是我本来的志向，无奈市郊地大，桃树万千，暴雨频来，东风无力，瓣瓣落红，触目皆是，埋也不胜埋，只好坐视凋零，痛自怜惜。夫以爱花不能尽惜花之责，也只好向花神抱无穷的遗憾而已。

桃花确是可爱，古人有“桃花”、“秋水”的字样，大概是以桃花代作美人的红腮，秋水代作美人的妙眼，其由来确是很久了。外国人 Longfellow 的诗，也有用玫瑰花来形容美人的两颊的，这大概是以色而论，和桃花正是一样哩。

我每每看到桃花，就要联想到妙龄女子粉红的颊儿，若是看到女子们红红的颊儿，也每每想到桃花，这大概是联想和思慕的关系，没甚别的作用罢。外国人看到玫瑰花，也每每要想到女人的红腮，大概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因为爱惜桃花的缘故，也曾几次挨了打，也曾几次想把爱力转移，但终于办不到。魔力，魔力！桃花的魔力。

二月初旬，我回到故乡去了。久客重归，是何等的快乐。在一个晨光

虚微的早晨，吱喳的鸟声，把我唤醒，因为记起“惜花春起早”之句，也就不敢留恋床席了；梳洗毕，步向东郊而去，万树桃花，正开得鲜艳夺目，况且带了朝露，娇垂欲滴，好这一片春光，早把我的魂灵儿，送到桃花瓣里去了。

于是我想入非非凝神望去，又好像万颗香腮，丛杂于桃瓣间，正在那里无穷地发他娇红的焰；又好像不绝地微笑和点头，我于是痴而醉了，直向桃林扑去，那些娇滴滴的脸儿，又好像害羞似的频频低头了，我于是更狂，早已奔入林中去了，抱着桃枝便吻，他却也不推不拒，但露出倦容来了，屡想低垂下去，我却用力支撑着狂吻。

拍的一声，我额上有些痛了，赶快把手放下，定神一看，乃B君正站在我的身旁，嗅着眼睛道：“难道你是发痴，想向花中吸蜜吗！不怕摧残了可爱的瓣儿吗！”我于是醒了，才知道刚才是和桃花接吻哩，口中尚留着甜蜜的滋味，但是颊上却犹有余痛。于是我不敢留恋，恐花神喝责，一直溜回家里去了。

又是一天早晨，我因为思慕桃花的缘故，就决意上花市去买。走不上多少路，迎面来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卖花女子，手中正握着盈把的桃花，用他娇滴的声音，叫着“卖花”两字，我远远望去，他两个绯红的粉颊，正和桃花的色泽，混作一块，我急于要买，走近他的身旁，伸过手去摸摸桃花的瓣谁料又是“拍”的一声，我急忙把手缩回，而掌上又有些痛了，我觉得很难过，就兜头遁走，自行自思道：难道桃花拒绝我，不许我接近么？也许我是太孟浪，以至讨他的厌么？总也不该这样。我又自想道：莫非是我的眼睛发花，因为他的两颊，正和桃花一样，莫非我摸到他的粉颊么？唉呀！莫怪挨了打，只好一笑，回到家里了。

一个夏天，我不在家了，是在榕江旅次。有一个下午，天气非常炎热，于是回想到在那春天的时候，天气何等的温和，还有鲜艳的桃花伴着，真的再乐没有了。如今这样的热闷，不由得不得我思及春光而联想到桃花了。

午后四点钟，炎威稍杀，我到空气清新的所在去逛，走到了个绿阴深处，蝶影花香，凉风拂拂，真是一个好所在。正在凉快的出神，忽地里，对面的草场中，出现了桃花十树，鲜艳夺目，正随着轻风招舞，我远远地望着，好生诧异；在这扬荔时节，那有桃花呢？我禁不住近前去看，真的是瓣瓣鲜红，舞得娇枝欲滴，我于是心花怒放，旧痒重萌了，急急地跑进

丛中去；刚要实行和桃花接吻，却哗的一声，莺啖燕啐的杂踏而来了。这回何止拍的一声了事，却像拳足交加似的，我心头乱了，又像被困在垓心。不一会，略微松了，于是我逃脱了，一点都不敢留恋或回顾，一直溜回寓所来了。

身上觉得有些痛，很奇怪，今天为什么又是这样；于是伏案默想，才悟到刚才走过的所在，是一个女学校，那时大概是一班十四五岁的女学生跳舞哩，于是我知道错了，那天气还热，烘得那些学生两颊更加发红，更似桃花了，才给我这个大大的误会，该死，挨打是应当的了，没法子，忍耐下去。

我因为爱惜桃花的缘故，弄出和上面类似的笑话很多，过后我每自忏悔，但是由我看来桃花确是和妙龄女子的颊儿一样，我究竟是爱吻桃花，还是爱吻妙龄女子的颊？这倒是一个问题？总是我每每看到女孩子的红腮，就想到桃花而欲吻了，因而挨了几次打，这才敛缩得多了。

——原载《协大新潮》第3期，1928年5月

浮萍

○云 非

大船到了 F 城的外港已近了黄昏，要到 F 城的客都纷纷搭上小汽船向 F 城驶去。弃了家乡到外漂泊十年的蝶夫，也随着大众拿着永和他命运同沦落的一肩重行李，慢慢地也挤进小汽船里面去了。现在总可以算是浪子回家了。为了愤恨挣扎弃了家的蝶夫，那时满腔不是抱有冲天大志，将来衣锦还乡在族友方面扬威耀武，为年高的母亲吐气扬眉，可是除了永远是一肩行李，两袖清风，和心胸内苦闷落寞外，就是一个自己爱自己的活尸。

小汽船好似一个婴孩从慈母怀中离开般，依着浪花飘荡向前面绵绵的连山冲去。蝶夫软瘫无力地倚在船栏瞅着遥遥的天际，心中想念着悠悠的故乡。那时正是黄昏将尽的时候，黯淡的黄光弥溢在两岸莽莽平原，远远的连山都仿佛云化了。看不出哪个是山，哪个是云。云拦头吹来吹澈了蝶夫的心胸，穷途潦倒什么都是具有荒凉意味。两岸看过去好似是荒冢垒垒，船边寂响的水也向他招手来。到处漂流了十多年，结果仍是寂寞凄清，满目苍茫，虽然故乡近在咫尺，还是跳入无情的流水中做个永远漂泊者，顺流而去的好。黑暗完全笼罩了黄昏，什么都看不见了，幸有微弱的星光，映出水上微波，船相对的觉得是在走动。

时是秋杪，在这白露秋风夜，江面上什么人都觉着奇冷，坐在蝶夫对面多是有家庭的男女，他们一面正谈着他们的故乡，一面团聚紧偎着取暖。只有蝶夫一个人伶仃的凄寂荒凉在一边感伤。他想起自己也是有家庭

的人，好苦来自寻孤苦。他想起现在该有六十岁的老母和二个他离家时不知世故的十四岁和十一岁的妹妹。

“失去儿子多病多愁的老母现在不会活着吧？两个妹妹不知是给族人卖给谁家为妾了。哪里是我的家乡？妈！我最亲爱的妈，好好一个家庭给你不孝的儿子拆散了。”

他一面想着，一面呆对着船边飞过的流水，感到自己落花的身世是多么飘零。要是老母再给他死去，妹妹也给人蹂躏了，自己不知要跌到什么的一个绝境，老母为了他痛苦流涕一生，自己现在虽不能给她老人家享有高年的晚福，至少也要抱住她狂吻，跪着椎心流泪认罪求赦。给他一个微笑的死去。蝶夫不觉泪注满了眼眶，慢慢的流下。

“吓！浪子回头，回到慈母怀中去。”

船渐渐飞近有灯光的地方去，许多人中蝶夫最末一个上岸去。他惘然地站在岸前马路上看着，心中低低的矮房，眼前巍巍的高楼。

一辆空人力车拖近蝶夫的身旁。

二

“三前坊春归里。”

车人似乎听不着的光景，凝视他。

“三前坊春归里，去不去？”

“三前坊在什么地方？”

蝶夫给车夫反问一句，忽然改变了方针，决定先到旅馆过一个夜第二天再到家去。

“到新安旅社去。”

他人和行李都上了车，随后车夫便拖他进去热闹的长道上飞跑。心中的故乡和现在眼前的故乡实在有天渊之别。故乡十年不见显然有十分的进步，而自己的老母和妹妹不知有变到什么的光景，他们现在不知是哭是睡或是死了。他坐在车上憧憬着家庭，感着特殊的痛苦。时间是近十一时，街边已有成列的野妓到处拉人。他凝目着她们，心中总想其中有一二个是他的亲妹妹。

“妹妹，你们不长进的哥哥已回家了了，他带有许多财产回来给你们。你们流不出的眼泪他定会给你们流个不尽，他更有取不尽的寂寞和凄凉。

妹妹现在我们好了，你们的哥哥是个富翁了。”

车到了新安旅馆，蝶夫付了车钱就被导入二百六十号三层上一间房间里去了。他到处奔流，常年都是住在旅馆里面。他也在朋友家里住过，结果敌不过寂寞，又搬到旅馆里面去了。他觉得旅馆的喧哗，对他有特别妙处。他那寂寞凄清的情怀和阴郁感伤的心思，总要放在杂声鼓噪中，总能给他机会找到一个现在的他。他的凄寂荒凉的感怀，都是因为他对已往的追悔和将来的悲梦大无为了。他觉得把自己关在间漫无秩序的斗室里，伴着憧恍孤灯啜泣，听外面那种若聚若散的人们，在夜半搬他们的行李向黑暗中走向天涯地角，他好似也飘渺了。更有那不时悲婉寒颤的琴声自远送来，料是个沦落身世的薄命红颜正向人求怜，是多么同情于自己的颓暮的意味。

蝶夫为了连日在船上疲惫的结果，就躺在床上，可是如电影般的心思一幕一幕地在他面前开映，休想有片刻安息的可能。他好似看见白发的老母僵硬的埋头在床上，两个妹妹椎心泣血地哭个死去活来；门外站着几个内亲嚎啕地大笑。他又仿佛看见他母亲的阴魂登场，责骂他的不孝。

“儿吓！你回来太晚了，我们黄泉之下再见吧。我的命好惨，生时不似个生，想着不如死去，现在死了，才知道更不如生，你母亲前世受了什么孽，要受怎样的酷刑。”

一种无限的悲悔在蝶夫心灰上爬挠，他受苦的灵魂忽然想弥补这种无可救药的过憾，只有快快跑出去买了许多钱纸烧了给母亲在阴间用。他跑出旅馆，外面街道已朦胧下去，静了好似只一条狗在黑暗的长道跑着。他跑了回来，心中坚决着：

“母亲真个死了。”

三

哪里送来的琴歌，是多么幽咽，是多么窃弱，在这夜阑更深？歌声戛然止住了，是谁走近他的房间？门开了，一个女人的头伸进来。

“先生唱吗？”

“没有这般闲工夫。”

她是不过有十八岁的光景，强作笑容，显出娇媚之态。细看一下她是恬静雅淡没有生气，一个寡妇般。她身子挪进来，老实不客气的坐在蝶夫